

一读书,就似乎走进了蜜蜂荣誉室,对蜜蜂的赞扬和感激与日俱增,一直到杨朔的《荔枝蜜》,干脆“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我小时候接触最多的,却是野生的马蜂。痛苦号哭者,有之;畅快复仇者,有之;温馨守望者,亦有之。打麦场的棚厦(一种三面有墙,正面敞开,层高是平房两倍的建筑,用来堆放收获的农作物)下,住着一窝马蜂。我们几个小伙伴合计,把它打下来。弹弓不在身边,就用手掷石块、土块。投了好多下都不中。在丧气时,我投出的一块土坷拉直接命中目标。只听“噗”的一声,马蜂窝塌了一个大洞。这可是真的“捅了马蜂窝”。立马,数不清的马蜂蜂拥而出。

小伙伴们临危不惧,连续击中目标。马蜂群向歼击机一样直冲我们俯冲下来。大家丢了武器,四散拼命奔逃。没跑几步,我的头上就挨了狠狠的一针。当时头发很短,一点子防护都没有。只觉得一股尖锐的巨痛直刺进脑仁,紧接着,又是一大下子!好在山区,平地都不大,几步就跑到一个坡下,马蜂失去目标,没再追来。小伙伴们绕到棚厦后面集结,个个伤势不同,每人头上都长了包。想到马蜂刺有毒,心里吓得不敢,赶紧回家找妈。

大人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说拿蒜搽搽吧。过了两三天,包才落下,不疼了。还有一种蜂,窝是在土里的,地面上一个很小的口,一般在草丛中,很难被发现,我们叫它“土蜂”。土蜂体型比马蜂小,毒性也小些。一个明确的证明就是,被土蜂蛰了,不会十分疼,也不起包。既然如此,孩子们便有些欺负它们的胆量。

一次,还有小伙伴发现了一窝土蜂,在一个土洞里进来出去地忙碌。大家商量,拿树枝把出洞的土蜂打死。打了几下,更多土蜂涌出,见势不妙,大多奔逃躲避。只有一个年纪偏小的孩子,怕别人说自己不勇敢,坚持不懈地打着。终于忍受不住,边哭边跑了。跑出很远,还哭个不停,说衣服里都是土蜂。有人赶忙喊来他

姐姐,到底姐弟手足,也不怕蛰,把弟弟的衣服裤子全脱下,好几只土蜂飞了出来。可怜的孩子,不知挨了多少刺。但他并未得到同情,反因在大庭广众之下光了腩,而为大家嘲笑了好多天。

小小土蜂居然如此嚣张,大家决定彻底消灭。有人找来一大块破布,用嘴含着管子,从拖拉机里吸了柴油吐在布上。点着后,大火熊熊,黑烟冲天。用长杆挑着放在土蜂洞口,周围的草也燃着了。只听毕毕剥剥不停地响。于是,我们满意而去。想想后怕,旁边就是堆着麦秸垛的打谷场,万一失火,那还得了!

细心的同行老友在玉佛寺发现“新大陆”,跑来对我说:“一块匾上有你的名字!”当年送匾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记者。那年,玉佛寺方丈真禅大和尚八十大寿,跑宗教条线的记者合计着凑份子送上一份有文化又适于长久保存的礼,结果就送了那块匾——上书“高山仰止”,悬于玉佛寺天王殿门楣至今。廿一年倏忽而过,在匾上落款的记者大多已退休了。

初出茅庐没多久,我开始跑宗教条线。第一次进玉佛寺采访,就见了真禅大和尚。心里不免得意:要么不认识,要认识就认识一位方丈!但也忐忑,不知该说些什么。没想到,大和尚听了佛教协会的朋友介绍我,双手合十,笑呵呵地道:“小潘,认识的认识的,我一直看你们报纸的。”

当记者久了,写多了署名稿子,很容易在报上“混个脸熟”,人家知道你的名字,但未必记得你写了什么,更未必认可你的文字和思想(如果有的话)。我想,大和尚说认识我,也属于这类出于礼貌的寒暄吧?

没想到,再次见面,真禅大和尚居然说:“小潘,昨天在晚报上看了你的散文,不错不错。”然后,直接跟我探讨起不错在哪里,哪里还可以改进。原来不是客套啊!我好开心。当时流行“小女人散文”,我对自己被归在那一路很不爽。而大和尚指出拙文的“不错”之处,恰恰是多数读者忽略的

这几天,正值毕业季。大学生们不管学到了多少,甚至不管有否学到,只要通过规定的考试,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毕业了。对任何常态的学子们来说,结束大学学习生活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因此,对任何常态的学校而言,给自己的学生以一个正式的毕业典礼既是基本的礼仪,也是应尽的职责:因为,毕业典礼并不只是一种过场形式,而是真诚的致意——向所有的师生表示感谢和祝福;也是珍贵的记忆——与所有人共享一段美好的时刻;更是郑重的道别——学生也罢,学校也罢,都前路漫漫,求索无尽。

所以,世界上的大学最近都很热闹,毕业典礼这里才结束那里又开始。我也去凑了一次热闹。当然,我不是学生,我是学生的家长。我女儿就读的美国百年老校锡拉丘兹大学,不仅向毕业生发出了邀请,而且还向所有的家长发去了热情洋溢的邀请函,这不仅让毕业生们雀跃,也让家长们欢欣不已,所以,连外国留学生的家长都不远千里万里,赶着去赴这样的盛会。

今年的毕业典礼是在当地一个可容纳五千人的体育场里进行的,所有的毕业生,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齐聚一堂。典礼开始后,首先列队进场的是任课教师,其中有的老教授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却神采奕奕,坚持绕场一周,受到全场起立鼓掌,真正潜心教书育人者就应得到这样的尊敬。随后,毕业生们依学院、专业、学位列队入场,这时,整个体育场的空气像是被点燃了一样,

看台上的人们一见到自己家里的学生,便用各种方式表达祝贺,有尖叫的,有挥手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那些听见或看见自己家人的学生也便蹦跳起来回应,满场飞出。看着周围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是全家出动。坐我边上的是位老妇人,她告诉我说,她的孙子本科毕业了,今天,全家老老少少来了十多人为他庆贺,并且还是由她带队,言语中,她流露出的幸福和骄傲令我感动。老妇人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女儿读的是硕士,也毕业了,她一听,立刻站起身来,向我道贺,我连忙扶住她,请她坐下,我相信她这样对我,真的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

在毕业典礼上,教师、校董、毕业生代表一一发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未来的理解和认识、责任和担当,期望与努力。我借助场内大屏幕上实时字幕,边看边听,眼前仿佛铺展开了可以确信、可以触摸的未来。我看到不少人在落泪,我想,他们肯定与我一样,为可以预见的美好的未来而动容。让我感慨的是,毕业典礼现场还有手语翻译,这样周到的考虑,表现出一所大学所具备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品格,我感受到特别的温暖和明亮,也感受到被承继被累积的厚重底蕴。当主持者宣布毕业典礼结束的时候,先前还进行着的那么庄严的仪式,随着毕业生们欢呼着将头上上方的学位帽纷纷抛向空中,瞬间变成了全场的狂欢。是啊,此时此刻,荣耀与自豪归于所有的参加者。

可我最近却听闻一直专注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某名校,竟推出限额参加硕士毕业典礼的举措,凡欲出席的毕业生都需参加抽签,状如摇号、抓阄,一时间舆论哗然,贻笑大方。虽然校方后来叫停了这项措施,但已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和损失。可细细想来,我们的身边,又有多少所大学曾向为学生付出无数心血的家长们发出过参加毕业典礼的邀请呢?

近日在一部英剧里看到一种黑科技,说未来世界的手机最终会发展为与人体合二为一,比如只要在脑袋里植入芯片,眼睛就能成为屏幕和摄像头,眼睛眨几下就能实现拍照、录像、调取记忆、屏蔽对方等功能,还能把人的意识从大脑里复制出来放入内存器中完成管家、破案等任务,尽管那份复制的意识就会因此陷入无边的恐惧。当然这是编剧瞎掰的,但确实让人脑洞大开。

家有《丛书集成初编》数百册,近日逐本翻阅到其中《箴友言》一本,读来有味道。《箴友言》为清乾隆元年进士赵青黎所著,只有薄薄两页,一千余字,约十余段语录,“寥寥数则耳”。书名箴友,可见“在当时必实有所指”。现在,这些话是写给谁的,已不可考,但由于那些文字“直谅多闻,其沾溉于后世者不少,岂斤斤为一人之发者?”这就道出了《箴友言》一书超越历史的价值。

有一则讲到“改过”的问题。“人非圣人,不能无过,只是要改。我辈亦知改过,第苦改处仅在一刻,不能长久。方改时,岂不自谓终身,乃自谓终身便不终身矣。当去此念头,渐渐行去。今日改今日的,明日改明日的,自然长久,庶几寡过焉。”

“改”字的原意是变更、更改,引申到纠正、修订和重新开始的含义。“天有常性,人有长顺。顺在可变,性在不改”。将原本错误的东西变更为正确的,是“改”字的核心涵义。《易·益》云:“君子以见

青铜器,是古老的文物,可它打动今天中国人的心,极其轻易。中国人信仰的是家国。所谓在家尽孝,为国尽忠。这种信仰是否好?几千年文明不断,能说它不好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可能更好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安置,就得期望国家的强盛。物质历来是国家强弱的基础。青铜器,是上古国家重器。它必然也确实影响了中国上古包括战争在内的历史进程。

当年听马承源先生谈青铜器,记得他说到郭沫若。他说郭亡命日本十年,写了十一本有关上古中国的书。他说,一个人只要写出其中一本,就可以不朽。他还说,郭还是在实物资料极其缺乏的状况下写成的。那时他眼光湿润,他对前辈的景仰之情,我至今难忘。

还见过笔名“枕书”的吴德铎先生,他是我编报纸副刊时的专栏作者,他真正是博大精深。有位青铜器专家,要在世界学术会上演讲论文。大会论文评审委员会开会时,说他的论文会让上海的吴德铎过目。他的惊诧有天那么大。繁华的都市里,竟然潜藏着这么个人物。见了面,竟然是心悦诚服。吴还解释博物馆的一尊原先不知名的青铜器是蒸馏酒器,以至让中国人酿酒的历史,往前挪了上千年。而吴的懂青铜器,只是他很多学问里的一部分。看来,在青铜器浩瀚的史诗里,卓越的人是很多的。

得到一件春秋郑国青铜莲鹤方壶全形拓片。六尺整张的,拓片钤有“振家手拓”印。振家是谁呢?他是民国关中全形拓宗师的后人。中国历来重视家学和家传。这张拓片确有一股青铜真气。

莲鹤方壶,是郭沫若定名的。二十年前在甘肃雷台,得知之前出土的马踏飞燕也是郭定的名。当年马踏飞燕和一群青铜车马一起出土。出土时队列已被打散。郭见到后,给它们编了队列,特地把马踏飞燕放在了队列的最前面。郭是诗人,他的激情和想象,感染了现场,被认定也会感染到前人。

莲鹤方壶,为姊妹壶两件,春秋时期郑国的青铜重器,双双在河南出土。净高都近四尺。繁丽华美,奇崛绝伦。

今晚无事,有感而成《题春秋郑青铜莲鹤方壶》:“春秋埋不住,轰然见郑声。尊彝太妩媚,灼日曜狰狞。坐使陌路者,至此返旧京。蓬开阖天池,鹤立舞凤夔。出戟裂疆土,高格竞纷披。铜骨岂粉齏,皇胃但稀米。道是王风启,千秋魂附体。大匠本无名,风流竟迢递。此夕得相顾,千里两恩遇。素手拓图容,珍惜千金错。淋漓歌且赋,笔杀中山兔。”

上古的背影,不会埋在厚土里。只是等待一个日子,等待醒来的一个早上和黄昏。就在这么一天,瘞鹤冲天而起,睡莲破土开花。

妩媚狰狞,像金徽,又像鬼符。数千年前赶来,数千年后回去。回到那个名叫郑国的从前去。那时节,人不过是刍狗,死活不保。霎时的光耀,脆得像琉璃。

人总是不甘心。哪怕是上古短命的人。是他们,制青铜器的工匠,以一双双青铜般爆出青筋的手,相信青铜不短命。是他们,让青铜器划出天地的口子,站立成碧血凝冰的模样。上古的王太渺小了,只有青铜器配活着。如此方正,如此桀骜。王命哪去了?说是附在了青铜之上。只是王命已经了了,那一双双青铜般的手,才是后世的国殇。

今晚,我与你相见,望尘莫及,隔着千里和你相见,只是对着你的身影,隔着千年和你相见。你是一把金错刀,天然横绝四海,又天然垂范千载。

我写这首题诗,感慨诸多,以至折断了手中的长锋笔。今晚无事,今晚还可以有别的事吗?

蜂趣

李晚东



毕业典礼

简平



在路上

(油画)

龙红梅



黑科技

余悦

今日改今日的

恽清

十日谈

一真见禅心

生活节俭简朴,饮食简单清淡,处处体现出惜福的态度与境界。

莲鹤 陈鹤举

